

【桃之天天】
重磅推荐

笑到感动的宫廷“冤家”

不得了！
 太子妃
 要炸啦！

见面对我翻白眼，
 暗藏杀机的大臣，
 还公然大庭广众示爱？
 可恶！

肥田

Fei Shui Xiang Liu
 Wai Ren Tian

一世安 / 著

我原本地在大周
 全国男子中
挑夫婿

现在倒好，只能在**十三个皇子**中选一个
 唯一看上的那肥田水，竟然还跑外人田

中国·苏州
 古吴轩出版社



作为**先祖皇帝**
 钦点的太子妃
 众皇子纷纷对我**跪舔**



唯独**八皇子**
 不是在揍我
 就是在揍我的路上……

肥水向东流

Fei Shui Xiang Dong
Wai Ren Tian
一世安 / 著

想就东归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肥水想流外人田 / 一世安著. —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
2016.5
ISBN 978-7-5546-0646-9

I. ①肥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4048 号

策 划: 魅丽·桃之天天

责任编辑: 蒋丽华

特约编辑: 夏 欢

装帧设计: 李 娟

书 名: 肥水想流外人田

著 者: 一世安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

Http: //www.guwuxuancbs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邮编: 215006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: 钱经纬

印 刷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0646-9

定 价: 24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0731-82231358



目录

CONTENT

001/ 第一章 青梅不竹马，你我互相猜

018/ 第二章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

030/ 第三章 拯救堂哥超级计划

043/ 第四章 机智的阴谋破坏者

059/ 第五章 谁也不能阻挡

075/ 第六章 真爱的力量

089/ 第七章 图谋不轨的店家

105/ 第八章 猪队友的典范

120/ 第九章 刁蛮公主要出嫁

139/ 第十章 明月楼阴谋重重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狐妖小红娘》/ 一山安著. — 苏州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597-0000-1



158/ 第十一章 神秘的司徒云

166/ 第十二章 被劫持的我和宋景逸

181/ 第十三章 祝你生日快乐

202/ 第十四章 我想我爱你

231/ 第十五章 再见，再也不见

248/ 第十六章 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

266/ 第十七章 爱情的味道

274/ 第十八章 变故

294/ 尾声

296/ 番外 爹娘总是秀恩爱





第一章

青梅不竹马，你我互相猜

当今皇帝是我准公公。

之所以如此，其实都是祖上积下来的阴德。

我太爷爷当年是并州的一个刺史，太祖皇帝被前朝的昏君流放到蛮荒之地时，遇见了我太爷爷。两个人随口对了几句诗文，立马有相见恨晚之感，拜了天地，结了异姓兄弟。

后来太祖皇帝揭竿起兵，我太爷爷送兵力、送粮草，恨不得把家里的房子都拆了给太祖皇帝拿去。太祖皇帝得民心，顺天意，带着大军一路打到都城，逼得昏君退了位。

太祖皇帝感念我太爷爷的伟大付出，封了他做一品国公，又当即拟旨，称只要我太奶奶诞下女婴，便是大周的太子妃。

我太奶奶连生八胎，全是男儿。到太祖皇帝驾崩的时候，我太奶奶已经生了十一个儿子。

于是，在太祖皇帝的遗诏里，除了明确由谁来继承大统以外，还特别注明，沈氏一族一旦诞下女子，无论容貌、品行如何，都是太子妃的唯一人选。太祖皇帝更详加明示：只有太子妃看中的皇子，才能考虑将其立为太子；否则一切免谈。

谁让太祖皇帝是重情之人呢！

所以，沈国公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无人过问朝政，没人关心民生，大家都认真、努力地在做一件事——研究如何才能生出女儿来。



人们普遍觉得我命好，说通俗一点就叫“走了狗屎运”。要不然，我怎么就能投胎到了大周国的沈国公府，成了那连续三代都只能生出男孩，直到第四代才生出的唯一的女孩呢？

他们不懂，我本人其实对这种命运挺排斥的。

你想，我原本可以在整个大周国的男子中挑夫婿，可现在倒好，只能是那十三个皇子中的一个。那十三个皇子中有几个年纪长得我能叫“叔”，但是为了个太子之位，到现在连个妾室都没敢纳，生怕我一个不高兴、一个无理取闹，他们就彻底与太子之位无缘。再往后头的几个皇子，有两个还被抱在乳母的怀里，估计当他们能说话的时候，会开口叫我一声“姨”。准确地来说，适龄的皇子也就那么三四个，这还是在不考虑身高、长相、才华这些问题的情况下。

选择范围陡然变小，严重压制了我青春期情窦初开的爱情走向。

我委实是很不开心的。

况且，那十三个皇子中的八皇子——宋景逸，天生就跟我不对眼。

宋景逸不喜欢我的这件事情，我特别能理解，我也设身处地地为他想过。好好一个嫡皇子，父亲是皇帝，母亲是皇后，爷爷是先皇，外公是王爷。天生就是个当皇帝的料啊！这种身份搁哪朝哪代当个储君那都是必然的啊！

但天有不测风云。我老沈家偏偏在我这一代出了个女儿，且还是个独苗。宋景逸能不能当皇帝，这事儿就有变数了——他得得到我的喜欢。试想想，原本板上钉钉的事情，莫名其妙地敲钉子的棒槌就到了一个黄毛丫头手里，这事儿自然不能忍。换我，我也不能忍。

但我跟宋景逸最大的不同在于，我看不顺眼的我就不看，但宋景逸不行，他看不顺眼的，他必须直接弄死。

所以，这么些年来，都是他追着我惹，我看着他躲。不过到底没出什么大事儿。

但时光匆匆，有太多事情难以避免。比如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

从皇后邀我进宫陪她喝茶、看戏、逛园子从以往的一月一次，到后来的十天一次，再到如今的三天一次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好日子不远了。

这一日，我照例应邀进了宫，皇后娘娘一看见我就拉着我的手不

停地念叨，那阵势就跟失散了百八十年似的，可分明我们三天前才见过彼此。

皇后娘娘费心得很，为了蓄意培养我同宋景逸的感情，特意从关外请了最有名的戏班子到宫里扎根，每次的打赏都豪气得让我想要混进戏班子里做兼职。

皇后雍容华贵，却细心地牵着我的手，领着我到观台上最前头一排最中间的位置坐下。

我瞧了瞧，皇后今日的座位，颇有些新奇，比往日的要宽敞些许。我不知皇后心里头打的什么主意，只想着一心看戏便好。

我正低头看着班主递上来的戏折子准备选戏，就听见皇后开口道：“逸儿，坐到母后身边来。”

于是，我就侧眼看了看。宋景逸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站起身，坐到了皇后最新打造的专座上。

其实，我一早儿进来的时候就瞅见宋景逸了。但皇帝给我特赦，不必行跪拜之礼。我也晓得他看我不顺眼，于是就假装没看见。

他今日一袭月色常服，发用玉冠束着，一丝不落，腰间挂着的麒麟玉佩在日光下泛出莹泽。我寻思着宋景逸往常也不是这么“修边幅”的一个人，今天怎么就这么衣冠楚楚？正想着，眸光就落到了坐在他身后的叶倾城的身上。

叶倾城，大周国丞相叶熙的独女。

早前，我还未见过叶倾城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名字太夸张，一点也不含蓄，根本就不谦虚。直到我见到她真人的时候，竟觉得，这个名字取得委实有些委屈她了。她的相貌，起码得是倾天下的级别。

那年皇后宴请大臣女眷，我也一同入宫，我俩都不过十二三岁的年纪。

那一日，我悉心挑选了我最爱的花裙子，阿碧帮着我涂脂抹粉。我头上插了十几根珠钗，阿碧形容我道：“知道的人会说小姐你打扮隆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头发上长了个千手观音。”

我抓了把胭脂在脸上拼命抹，道：“我就快要被那帮皇子追得喘不过气来了，今天打扮得这么奢靡，就是想要他们知难而退。”



阿碧一面又帮我插了根步摇，一面道：“在太子之位面前，那帮皇子都很拼，没有原则，连脸都不看了。”

我白了她一眼，匆匆忙忙赶出门，坐上了入宫的轿子。

对于皇宫，我早已是轻车熟路。初春时节的景致不错，晴空中散落的浮云似扯开的棉絮，大团大团的，叫人看了心情舒爽。我一路分花拂柳，在御花园的游廊下闲逛的时候，就看见一群人簇拥在一起。我平素不喜欢凑热闹，就没往那边去。大抵是我光芒太盛，那群人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：“音音！”

我抱头转身就跑，但很快被人堵住。

大皇子常年在戍守，一身肌肤黝黑，是扔到煤堆里很难拣出来的那种。他跻身上前，朝我作揖，操着一股子边关口音，拍我马屁道：“音音今日可谓天女下凡，妩媚娇丽。”

我嘴角抽了抽，“呵呵”干笑两声。

二皇子平素爱读书，文学考试从来都是第一，国子监的师傅有事儿没事儿都爱夸他两句，是个很招人恨的存在。他自然不甘在诗词歌赋上输给自己那位五大三粗的武将大哥，于是赶忙上前，赞扬道：“《诗经》有云：‘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螭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’从前我不懂，今日见了音音，才觉得，古来圣贤的那些形容都不及你的万分之一。”

我腿抖了抖。阿碧很机灵地上前搀住了我的手臂，但我也明显能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。

我索性在湖心亭内坐了下来，揉着额角听他们一个个绞尽脑汁极尽赞美之词。

我忽然就觉得，如果这些皇子不是把精力放在追求我身上，而是放在治国之道上，就凭他们这励精图治的精神，大周国恐怕早就这云启大陆上的最强国了。

我正听得昏昏欲睡，眼睛直溜溜地盯着湖里成群游来游去的锦鲤，渐渐地失焦。

“哇！”犹如平地一声炸雷，宋景逸熟悉的嗓音就这么扑面而来，“沈音音，你中邪了啊？”

接着，我就看见宋景逸推开众人，走到我跟前，手里握着一柄十二股折扇，指着我狂笑不止。诚然，我今日的装束是“美艳不可方物”了些，但也不至于让他这么激动。

“宋景逸，”我站起身来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“你的笑点是不是有点低啊？”

是的，宋景逸大概就是那一大堆皇子中，唯一不肯费点心思恭维我的。

这时，一位穿着素色长裙、青丝如瀑布松散着的少女莲步轻移而来，宛如一阵和暖的轻风夹着清淡花香幽幽拂面。就像是一支染墨的毛笔，笔尖于水中轻摇，淡墨则幽幽散开一般清新。

宋景逸立马收了脸上的笑，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来。

她停在我面前，微微朝我点了点头，开口如黄鹂鸣啼，道：“叶倾城见过沈小姐。”

那一瞬间，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村里出来的暴发户，而她就是雪山上最圣洁的白莲。我叹了口气，刚刚那一群皇子赞美我时，大概自动把我的脸糊了，想象成了这位姑娘的样子，所有的形容都是以她为模板。而现实又要他们放着这么美的姑娘不管不顾，跑过来追着我献殷勤，真是难为他们了。

那一整日，我都过得郁郁寡欢。因为我发现阿碧说的真的非常有道理，那帮皇子已经被权势所蒙蔽，连我刻意丑成这样都不能使他们清醒，况且这还是在叶倾城在的情况下。

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在宋景逸那一众兄弟中，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欣赏他的。如果他不老找我碴儿，跟我对着干的话，兴许我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了。

“音音。”皇后一声温柔如水的召唤将我从回忆中狠狠扯回现实。

“啊？”我晃神之际，抬眼便看见叶倾城眼中含着盈盈笑意，半真半假，不明用意。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，我也扯了扯嘴角回了她一个自认为非常矜持的笑容。

皇后亲切地对着我招了招手：“过来。”



我站起身来，很听话地走到她身边。皇后站了起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将我摁在她的座位上。

我一脸茫然。眼下的情况就是，我替了皇后的位置，而先前，宋景逸刚坐到了皇后的身边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正同我那个小冤家宋景逸坐在一张椅子上。

我算是想明白了，皇后这是特意用纯金为我和宋景逸打造了一个情侣专座啊！

良苦用心，真是令我叹为观止。

但能一路勇往直前，成为六宫之主的皇后自然不是什么简单角色，她很巧妙地为自己的居心叵测寻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“音音，本宫有些后宫事务要去处理一下，你先在这里，替本宫占个座。”话毕，她用捏着锦帕的手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我的肩，又深深看了宋景逸一眼，才在嬷嬷的搀扶下走远。

占座？你堂堂一国皇后需要占座？后宫嫔妃三千人，哪个“脑子进了水”敢来跟你抢位置？

我简直要被皇后娘娘的机智给惊呆了。

身旁的宋景逸一脸阴沉地看我，压低嗓音问道：“沈音音，你最近是不是吃多了？”

我认真地扳着手指头算了算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除了前天晚饭比平时多了一个酱肘子，都是按照我以往的用餐标准来的。怎么了？”

宋景逸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挤死爷了。”

确实是……挤死了。

我觉得皇后娘娘可能是照着我同宋景逸的身板设计的位置，但又故意缩小了一些尺寸，以达到让我同宋景逸肌肤相触、干柴燃起烈火的可能。

此时正值炎炎夏日，日头高高挂在天上，发着灼热的光。知了接连不断地发出一阵阵鸣叫，我望着戏台上花花绿绿、绕来绕去的一群人，只觉得头晕目眩。

但我……不能动。

虽然我的身份比较特殊，是未来的太子妃。但不管我嫁给哪位皇子，

即便不是皇后的亲子宋景逸，皇后也是我注定了的婆婆。自古以来，婆媳关系最难相处，我未嫁之前，还是个香饽饽，奇货可居。可我嫁了之后，保不齐皇后就会暴露她恶婆婆的本性。所以，在未来局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，我必须尽力克制自己。这是白玉衾教我的。

而宋景逸，他也不敢动。

明眼人都晓得他心里其实有个人，就是一舞倾城的叶倾城。

可他要是这么明目张胆违背他母后的意思，那就是陷叶倾城于险境。所以在他母后跟前，他对我从来都是温柔体恤。可只要他母后一不在，他就对我进行残忍的虐待和剥削。

眼下留在看台上的宫女、舍人，怕是有一半都是皇后留下盯着宋景逸的眼线，当然，剩下的一半是盯着我的。

于是，我跟宋景逸都谨慎地端坐在那里，谁也不敢先将屁股挪开椅子半分。

额角汗如雨下，阿碧在一旁拼命地给我摇扇子，估摸着比戏里演的孙悟空挥着芭蕉扇灭火焰山的火还要拼命。

宋景逸拿手肘撞了撞我，于是我跟他把头压低，凑到一起。

“沈音音，你能不能拿出点女汉子气概来？你敢不敢像个女汉子一样站起来？”

我斜睨他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拿不出来。”我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：“不是我不愿意，是你母后让我给她占座。”

宋景逸将手伸到我大腿旁，重重一掐，道：“你站不站起来！”

我疼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下死力狠狠踩了他一脚，还碾压了几下，宋景逸立马脸红了一层。

于是，我们俩都憋着痛不敢喊，暗自较劲，拼命掐、戳、踩……怎么痛怎么来，面上还要装出一副笑意盈盈的样子，时不时地跟着观众们一齐拍手鼓掌，喊几声“好”。

一出戏演罢，皇后才一副匆匆的样子而归。

我跟宋景逸的战役也在此时各自鸣金收兵，摆出一副和谐共处的美好模样。

“音音，辛苦你了。”

我抖着腿站起来，摇头将位置让回给皇后。

“音音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就在凤仪宫用了晚膳再回去吧？”她眼神冷冷地扫过坐在后面的叶倾城，道，“倾城，你也留下一起吧？”

这个“吧”字其实颇有深意，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下逐客令的方式。

比如，我就时常手里牢牢地拽着鸡腿，然后很乖巧地问爷爷：“爷爷，这个给你吃吧？”然后，我爷爷就会慈爱地、笑咪咪地摸一摸胡须，道：“不了，不了，音音真乖，音音自己吃！”

我深谙此道，但宋景逸似乎没有我这么世故、有社会经验。他立马代替叶倾城答道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

叶倾城轻柔地低头道：“那倾城就却之不恭了。”

皇后涵养很好，却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拉着我走了。宋景逸拉着叶倾城跟上。

晚膳其实吃得挺和谐的，皇后拼命往我碗里夹菜，宋景逸拼命往叶倾城碗里夹菜。这使得我与叶倾城所在的对角线上的饭菜非常均衡。

用膳到一半，宫门外传来小黄门的高喊声：“皇上驾到！”

接着，皇帝便以旋风之势走了进来。

皇后赶忙放下手中碗筷，迎上去，我们也跟着行了礼。

皇帝一脸兴奋的样子，抬手让我们免礼。

“三年一度的圣元会在即，这次叶丞相从中斡旋，将这圣元会的举办地点定在了我大周。朕很高兴，很高兴啊！”话毕，他抬手用袖子抹了抹眼角。

是了，圣元会乃云启大陆最大的盛事，各国都绞尽脑汁想要在圣元会上一展拳脚，能承办这样的盛会，这不仅在外交上有重要意义，也是对举办国家能力的肯定。

大周自立国以来，一直休养生息，从不舍得花大价钱去承办这样的盛会。当然，别国也不见得想让这盛会在兵残马弱的大周国办。

先帝驾崩时心中仍然对此牵念，如今，大周日渐强盛，皇帝自然也是豁出去了准备大办一场。

这些先祖未能办成的事情，这一代的皇帝能办成，是一件颇为荣耀的事情。故而皇帝潸然也是情理之中。

我们也在一旁为皇帝鼓掌，纷纷表示：“这样的机会得来不易，要好好地珍惜。主要还是皇帝您英明神武，带领我们走向了美好生活，但您一定要注意身子，不要让自己累垮。”

皇帝点了点头，正色对着皇后道：“这盛会的开幕表演，就要劳烦皇后你费心了。”

皇后赶忙答道：“这是臣妾分内的事情，是应该的。”

“嗯。”皇帝颇为满意皇后的回答，眸光在我们小字辈脸上扫了一会儿，问道，“是倾城吗？”

叶倾城听到皇帝叫她，便上前几步，行礼道：“回禀陛下，是臣女。”

“早听闻叶丞相之女叶倾城舞姿名动天下，此番开幕，不如由你来独舞，如何？”

叶倾城偷偷看了看宋景逸，宋景逸立马给了她一个“上，别怕，爷罩着你”的眼色。于是，叶倾城答道：“多谢陛下厚爱，倾城领旨。”

宋景逸抛了个得意的眼神给我，好像叶倾城独舞能对我未来太子妃之位有巨大撼动似的。

但我隐隐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皇后拉着我的手臂将我推到皇帝跟前，道：“音音也是颇有才学，琴棋书画、诗书礼乐无不精通，只是平日里太过低调。这次开幕之舞，臣妾想安排音音上。”

我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就白了，当然，跟我一起白的还有宋景逸和叶倾城。

皇后一直担心的事情在于，叶倾城其实家世背景也很不错，她爹是朝中官居一品的丞相，如果皇帝对叶倾城满意，保不齐就会因为宋景逸喜欢叶倾城而给他二人赐婚。这样，也就彻底断送了宋景逸的储君之路。所以，皇后总是给叶倾城玩命地抹黑，黑不成了就死命打压。总之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她的宝贝儿子跟叶倾城在一起就对了。

皇帝摸了摸胡须，有些犹豫道：“音音……音音啊……”

是啊，我的不学无术大抵整个鄯都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从头到尾只有皇后一个人不愿面对这样的现实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临太子之位，

残忍地助攻，违背良心地把我推入火坑。

皇帝兀自念叨了很久，才正经开口道：“那音音同倾城一起好了。”

我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，谢恩道：“陛下，音音给您跪了，谢陛下！”

宋景逸也受到了刺激，这种感受大约相当于，叶倾城独舞的美感值在一百，加入一两个寻常舞姬或许能突破到一百一，但一旦我加入，视觉感观就一落千丈直接到零。他的难过，我也是懂的。

于是，他也跪在地上，道：“父皇，儿臣也给您跪了。”

皇帝颇为尴尬，作为我未来的公公，他卖个面子给儿媳是应当的，只是对我实力确实犹疑。他只好“嘿嘿嘿”地干笑，拉着我们让我们起来，别跪疼了自己。

同叶倾城约了第二日去舞乐坊练舞，我便回到沈府。夜凉如水，月色隔着窗棂洒进内室，光晕斑驳。我望着满室灯火，莫名觉得有些忧伤。

从前，我觉得做好一个太子妃，只要勤勤恳恳、本本分分，不乱惹事就成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身居高位，就会有太多预料不到的麻烦接踵而至，防不胜防。而眼下最困难的是，我压根儿就不会跳舞。

阿碧敲了敲我的房门，端了一碟松子糕进来。

“小姐，尝尝？”

我托着腮，摇了摇头。

她一脸的欢天喜地，抓起一块就往嘴里塞，一边塞还一边喷出沫子来同我说：“好吃，小姐，这是九皇子最新研制出来的制作工艺，你真不尝尝？”

九皇子宋景盛一片丹心，打从他有意识应当追我的时候，就开始往沈府送糕点，花样变了几百种，可还是没能得到我的芳心。那是因为，我根本就不喜欢吃甜食！

反倒是阿碧同他打得火热，拿着沈府的月钱成天跟在九皇子后头，两个人窝在膳房里研究怎么搓面团，还因此丰满圆润了不少。

我觉得困了，就让阿碧自己端着盘子去外面吃个饱，阿碧笑呵呵地走了。

第二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被阿碧的招呼声给吵醒。

我揉着眼睛，睡眼惺忪。

阿碧一面将我从床上拖起来，一面催促我洗漱更衣。

“叶小姐已经到了好一会儿了，小姐你赶紧的，还有……八皇子也跟来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才想明白，开口道：“叶倾城？怎么这么早就起来？不睡醒怎么有力气跳舞啊？”

阿碧给我拾掇头发，道：“叶小姐说她平日里都是五鼓就起了去练功的。今天因为小姐，已经耽误了……”

我几乎可以料想到待会儿宋景逸该怎么挤对我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刚到前厅，宋景逸就凑到我面前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我道：“沈音音，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能不能有点团队精神？能不能不要拖倾城的后腿啊？”

我白了他一眼，走到叶倾城身边，道：“我跟倾城姐姐的组合，是我们内部的事情，你一个外人，瞎掺和什么？”

叶倾城长我一岁。白玉衾告诉我，做女人，嘴要甜。“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”地叫，准不会有错。

宋景逸也跟了过来，他捏着扇子在手上敲了敲，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，母后昨天又多下了道旨意，让我负责监督你……不，你们的组合。”

这下我就明了了，皇后这是找机会让我同宋景逸相处。可偏偏多出来一个叶倾城，皇后娘娘待会儿不知道又要使什么奇招来破坏我们的三人行。

叶倾城夹在我们二人中间做和事佬，嗓音娇滴滴地道：“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专心练舞吧！”

于是，我们一行人便一同去了舞乐坊。

这舞乐坊是官方特设的司掌宫廷舞乐的机构，每逢盛大的节日或是宫中盛宴，都会由舞乐坊负责相关曲目表演。

我们到了舞乐坊，管事的秦湘招待了我们。她身后的婢子端了两件

舞衣，分别递到了阿碧和叶倾城的侍女云珠手上。

阿碧手中那件水蓝色的舞衣材质轻盈，是江南织造坊的天蚕丝所制。而云珠手抖着接过去的那件舞衣，是非常……呃，时髦的土黄色，布料粗糙得我都能看到上面起的球。

云珠嘴唇动了动，不大高兴地道：“我们家小姐不穿这个，我们有自带的舞衣。”

秦湘立马就炸了，开口训斥道：“没看见我们舞乐坊一进门的牌子上写了什么吗？‘谢绝自带舞衣’。你不识字吗？”

云珠撇了撇嘴，道：“不带你们这么欺负人的。”

秦湘张嘴又准备爆发，叶倾城赶忙挡在前面，示意云珠闭嘴，自己则低头认错道：“姑姑教训得是。”

我没说话，拉着阿碧去了换衣间。其间，还听见秦湘在外面念叨：“我们舞乐坊的舞衣，那可是按照最标准、最完美的身材尺寸来设计的，你要是穿着不合身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懂吗？”

我刚换完舞衣出来，秦湘便凑到我跟前，赞扬之意溢于言表：“瞅瞅，沈小姐的身材真是整个鄞都最标准、最完美的。”

我抬眼看了看叶倾城，就明白了。

这舞衣确实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设计的，却不一定是鄞都最完美的，而是以我的身材尺寸为标准设计的。叶倾城比我身姿纤弱，穿上那舞衣自然就是松松垮垮的样子，跟个罩子似的。这脚步移动怕是能被绊着，水袖抛出去估计也跟捞面似的。

皇后真是好心机啊！

我心中感叹狐狸还是老的滑。宋景逸那边已吃完早茶过来监工了。

他绕着我转了一圈，看着一针一线丝丝贴在我的身上，没有一处多，也没有一处少。他又扫了叶倾城一眼，不慌不忙地摇了摇手里的扇子，开口道：“沈音音，从前我只知道你不大苗条，今日一比较，你倒是颇为魁梧啊！”

看看，看看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，不管怎么做，结局总会被宋景逸轻易地扭转。

皇后娘娘，算我求求您，您别再作了！